

赫卡忒与基督的神学对话^①

——莎剧《麦克白》的生态神学阐释

梅振铎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透过生态神学的视角,莎剧《麦克白》是异教神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碰撞和书写。魔法和巫术女神赫卡忒随同三女巫,在对自然破坏力量的召唤及转换中,彰显了混乱的自然世界和邪恶的动物世界,最终成为残酷自然的外在表征,与基督教所召唤的有序、和谐的仁爱自然构成最高意义的对立,从而传达出莎士比亚对基督教神学的潜在怀疑,形成赫卡忒与基督教上帝的某种神学对话,揭开了本剧在两种神学观念冲突下进行价值重组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麦克白》;生态神学;残酷自然;仁爱自然;价值重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074-04

The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Hecate and Christ

——Eco - Theology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Macbeth*

MEI Zhenduo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 - theology, Shakespeare's play *Macbeth* is a writing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Heathendom theology and Christian theology. The magic, the witchcraft goddess Hecate, and the three witches highlight the chaotic natural world and the evil animal world in their call for destructive forces of nature and conversion, eventually being ex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cruel nature, which contrast sharply with what Christianity calls for: order, harmony, and benevolent nature. Thus Shakespeare's the potential suspect of Christian theology is conveyed, a th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Hecate and Christian God formed, and the mysterious veil of recombined values of the drama uncover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theological concepts.

Key words: *Macbeth*; eco - theology; cruel nature; humane nature; recombined values

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神学,是人在生存的维度上面临着自身与自然关系严峻挑战的神学反思。包括怀特(Lynn White)、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蒂利希(Paul Tillich)、拿殊(James A. Nash)、柯布(John B. Cobb, Jr.)、萝特(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等在内的历史神学家们,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面出发,立足于各自的传承传统,重新审视了神、人、自然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据此提出神学上的疗救方案。^[1]基督教生态神学强调人对神性世界与自然在信仰观照上的双重参与,这不仅

散布于以《圣经》为基础的神学体系,更存在于各个时代的文学书写当中。然而基督教对自然的生态言说仅停留在对上帝、神人和宇宙的绝对关系的宣示里,从而忽略了其它的阐发视阈。前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早已存在对自然关系的探讨。古希腊的奥林波斯神统、俄狄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就保留着对自然观念的先验书写,^[2]《神谱》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因此,生态神学的触角延伸到了异教的维度,与基督教形成互补性的神学张力,从而全面敞开对自然一人一神关系的多重对话。莎剧《麦克

① 收稿日期:2009-10-09

作者简介:梅振铎(1985-),男,重庆北碚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白》作为神学观念的延伸,不仅是一出承载着时代神学话语的“基督教悲剧”,^[3]它还置于被整体表征的异教神学精神进路当中:在魔法与巫术女神赫卡忒的谋划下,自然的暴力获得主权,伴随剧中人物走向邪恶的深渊及死亡。自然及其内在对象所显示出的种种无序、混乱、失常,成为彰显人性之恶的外在“残酷自然”的信号,从而与基督宗教所召唤的有序、和谐的“仁爱自然”构成最高意义的对立,^[4]进而传达出莎士比亚对基督教神学的潜在怀疑,拉开了异教神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对话序幕,揭示了在其神学观念冲突下进行价值重组的神秘面纱。

一、赫卡忒对残酷自然的表征

《麦克白》中执掌魔法与巫术的主神赫卡忒,最初还管理月亮、大地和冥界,帮助人们生育和教养子女,增加和创造财富,^[5]在异教神统中一直备受尊重。她在本剧的形象则被布雷德利定格为“上等魔鬼”,^[6]是基督教上帝的对立力量。透过生态神学的视界,这种力量源于残酷的自然,而自然力量是神力量的见证,赫卡忒就是那位站在残酷自然背后的异教神。她的力量在自然的破坏力中得到转换和表达,并作用于人的身上,使人的行为得到了自然的协同并反作用于行为本身,从而雕刻出残酷的世界图景。这一图景通过对混乱的自然世界、邪恶的动物意象的展示得以表征。

混乱的自然世界掀开了对残酷自然表征的违犯之序。本剧一开场就以三女巫的角色扮演暗示着自然世界笼罩在“毒雾妖云里”的怪诞神秘与混乱:“美即丑恶丑即美。”^[7]³⁰⁹女巫的再次现身加剧了自然世界的混乱:海上刮起了狂风,在“猛虎号”上挣扎的人类最终“气断神疲精力销”。^[7]³¹³自然世界的狂乱并非像罗莫·戈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时任国王詹姆斯一世对巫术极感兴趣的缘故,莎翁把《麦克白》写成一部对巫术力量进行彰显的戏。^[8]这是自然的破坏力量介入到人类世界内部的结果:“昨天晚上刮着很厉害的暴风……预言着将要有一场绝大的纷争和混乱,降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7]³³⁵就在自然张狂的潜伏下,人类世界不断产生颠覆和混乱:邓肯被麦克白谋杀;而麦克白摄取政权是另一种暴力、无序和骚动的开始;麦克白对旧臣贵勋的疯狂屠杀更把国家拉到血泊之中;就连麦克白及其夫人的精神也处在崩溃与疯狂的状态之中。因此,自然世界的内在混乱引起了人类世界的外在混乱,正如麦克白对自然力量的界定那样,

“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7]³⁶⁰它不可抗拒的残酷性背后暗藏着赫卡忒黑暗力量的玄机。

邪恶的动物意象衍生了对残酷自然表征的外在投影。动物世界在自然无序力量的自觉传递下逐渐步入疯狂和邪恶。三女巫的坐骑奠定了动物世界邪恶的意向性,于是出现“鸣着丧钟的夜枭”、暗示杀机的“蟋蟀”、“吵了一夜的凶鸟”、“一头雄鹰被一只吃田鼠的鸱鸢飞来啄死了”、“骏马忽然野性大发”。^[7]³²⁹⁻³³⁹这些动物在非正常状态下与黑暗的自然力量连为一体,是赫卡忒魔性力量对动物世界的扭曲和人类世界的入侵、腐蚀。故而动物的本性开始混同人的本性:“正像家狗、野狗……统称为狗一样……各自按照造物赋与它们的本能而分别价值的高下……人类也是一样。”^[7]³⁴⁴此番言说不但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消解了人的身份,并与《李尔王》中的相关指涉形成互见:“我……猪一般懒惰,狐狸一般狡谗,狼一般贪狠,狗一般疯狂,狮子一般凶恶。”^[9]²¹⁶显然,残酷的动物世界彰显了人类世界的模态,动物的邪恶性不仅在人的身上自觉内化了,还成了人类世界的合法拟写。本剧还存在蝙蝠、甲虫、乌鸦、豺狼、鲨鱼等大量的邪恶动物意象,它们无不在“答应着赫卡忒的召唤”。^[7]³⁴⁷

从混乱的大世界(自然世界)到残酷的小世界(动物世界、人类世界),到处是赫卡忒所表征的混乱秩序的下降和延异。她的力量被残酷的自然世界与邪恶的动物世界完全外化,成了神的力量最有效的说明。这是莎翁对异教自然神学的最为深潜的运用,神学的生态视阈为认识剧中的自然力量敞开了一扇无形的窗,里边的“人的身份出现兽化危机,莎翁迫切希望从身份危机中得到价值的内省,但其延续性却被人的动物恶性所蚕食、取代,最终走向消极、消失、虚无”。^[10]据此,赫卡忒所表征的“残酷自然”及其体系,无疑与剧本中基督教神学所主张的“仁爱自然”的信义相背离,从而拉开了神学上的一种无法调和的张力。

二、基督教对仁爱自然的召唤

基督教神学是莎剧方家们对《麦克白》进行阐发的重要方阵。然而绝大多数的平行、影响研究交错于《圣经》及其延伸的神学体系,很少涉及到神学的生态场域。因而需要指出,《麦克白》中除了赫卡忒代表的异教自然神学对“残酷自然”的表征,还有基督教生态神学所主张的“仁爱自然”的独特向度:

它通过对自然的圆融召唤,希望在被残酷自然力量所破坏的世界里重建和谐、恢复秩序,从而实现上帝最为公义的期许。“仁爱自然”的向度通过剧本对有序、和谐自然的神学世俗化不断地向读者暗示自身的存在。

基督教所召唤的仁爱自然以“有序”作为其基本的向度。上帝“定地的尺度”,“把准绳拉在其上”,^{[11]约伯记.38:5}安排自然的秩序。上帝创造的自然“事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11]传道书.3:1-2}基督教“有序自然”的律法观念在人类世界的实践就表现为保持政治的稳定、道德伦理的实化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它的实现过程亦即增加上帝荣耀的过程。据此,本剧对基督教有序自然的神学实现首先表现在对“世界”的“安定”上:^{[11]约伯记.34:13}邓肯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的统一稳定,派大将麦克白和班柯前去镇压叛乱;马尔康和麦克德夫逃亡到英格兰,希望借助英王爱德华的力量推翻麦克白的僭政,“凭着上帝的意旨……恢复已失的自由”。^{[7]357}本剧对上帝有序自然的践行还集中体现在遵循神意的道德伦理上,从而“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11]罗马书.14:19}麦克白在刺杀邓肯之前的心理煎熬中透露“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7]324}他独白的背后笼罩着上帝的伦理符咒;麦克白篡权夺位之后班柯依然履行臣下的义务,不自觉的意识里充溢着对上帝伦理神学话语的实化;上帝的律法强调,凡“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11]箴言.19:5}所以麦克德夫夫人坚决地认定“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7]367}迟早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剧本中由人到事、从国家政治到道德伦理都有着上帝的神义投影,在神约的深度介入下蕴藉了有序自然的艺术体验。

基督教所召唤的仁爱自然以“和谐”作为其核心准绳。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统一的世界,他的“一切化工都是成双成对的”,“所造的圆满无缺”。^{[天主教思高圣经]德训篇.42:23-26}所以“和谐”成就了上帝的名,因为“这名本为美好”。^{[11]诗篇.54:6}本剧对以父之名的“和谐自然”与“美好”进行了转译,对神义进行了社会化和人格化:邓肯集仁爱于一身,他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7]324}以追求国家的和谐作为最高的荣耀。君主作为替臣民和国家跟上帝交通的最高代表,自身就是和谐自然的一个小同体,必须使灵魂、理性、激情三部分处在和谐状态当中,从而让耶和华的大能和救恩在属神的君主身上得以宣昭。英王爱德华对

此无疑作了最高的体现:“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害着怪病的人,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他们便会霍然痊愈……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具有各种美德。”^{[7]373}上帝不仅把一切关乎生命的神能赐给爱德华这位特别的选民,他能够借助神力消除疾病和灾难,使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消除民众的疾苦。显然,上帝的仁爱自然在人类的世界里有了一个最佳的模范,上帝的荣光无疑临在于爱德华所统辖的国度,国王用自己的美德增添了主的荣耀。

从“有序”到“和谐”,基督教用神谕的方式把“仁爱自然”散布到《麦克白》的字里行间,与赫卡忒所召唤的“残酷自然”构成了最高意义上的对峙。两者或显或隐,但莎翁高超的艺术手段还是使上帝和赫卡忒共同走到了前台。赫卡忒肆无忌惮的破坏性让自然的恶性得到了力量上的明证,而在一旁的耶和华并没有袖手旁观,以仁爱的自然为世界重建了希望。莎士比亚富于寓意和精妙绝伦的艺术安排展开了文艺复兴时代最为隐蔽的一场“神学对话”。

三、赫卡忒与基督的神学对话

赫卡忒及其仆从女巫的出场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机械降神”,耶和华在文本中的声音亦非道德训诫式的“罪与罚”。显然,这是莎翁对世界重新认识的深刻用意和对宗教充满矛盾的神学思考。神学思考的终点是人,人生存的小世界跟自然存在的大世界一下子被赫卡忒和耶和华的力量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拉到了两边。各自的神学话语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人性的表现,这场关乎人、神、世界之间的价值大战就被莎翁用如此高远的方式作了呈现。

站在异教自然神学的立场上,赫卡忒及女巫把持了肆意破坏的残酷自然。自然之恶转移到人的身上就成了人之恶,因而麦克白夫妇身上的自然之恶引发了政治与人性的血雨腥风;麦克白夫妇成了赫卡忒的使者,异教的神能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为对基督教政治国度的摧残和道德伦理力量的弱化,邓肯的死、班柯的死以及麦克白由忠心耿耿向杀君篡位的转变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问题的根本直指赫卡忒及其象征的价值体系。这一矢量在《李尔王》中被爱德蒙以极端利己主义的方式宣扬,高纳里尔、里根等人亦以同样的方式抹平了基督教伦理秩序

的界限。此外,《暴风雨》中的安东尼奥在其悔悟之前赫然印着赫卡忒“恶”的身影;《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更是集损人利己的歹徒、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逐兄篡位”,更有与赫卡忒共舞的深意。不过莎翁在本剧中才把这股力量的来源公之于世,即赫卡忒所表征的异教自然神学,它意味着上帝的信条在麦克白所代表的具有极端自我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一类人的身上逐渐消褪,留下的只有赫卡忒召唤起的对欲望的无限度满足和自我实现。

基督教的仁爱自然以展开对话的方式回应了赫卡忒的残酷自然。赫卡忒的极端力量撕裂了世界,莎翁对此由最初的抵触走向最终的否定,因为他对基督宗教的最高救赎有着潜在的归向。如在《哈姆莱特》中,疯狂复仇的哈姆莱特并没有在克劳狄斯祈祷的时候乘机将其刺杀;《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坚持“父的原则”,并以死回复了上帝和她的时代。可见莎翁在上帝面前有着先在的虔诚,本剧一系列人物的行动予以了传达。践行基督教神学理念的班柯,他既不“乞讨”女巫们的“恩惠”,也不“惧怕”她们的“憎恨”。^{[7]314} 麦克白夫人被莎翁巧妙地安排了“基督式的忏悔”,对异教徒的她作了最具基督教色彩的讽刺;而她的自杀无疑宣布了赫卡忒力量在时代语境下的失效。麦克白被麦克德夫杀死昭明了代表基督的公义在国家限度上的有效实现,他与马尔康一道成为光复异教徒麦克白所占领的苏格兰的重要力量。尽管麦克德夫和马尔康从异教力量的手中收回了失地,但麦克白为世人树立下了“血的榜样”,^{[7]324} 整个世界都布满了上帝所憎恶的罪,民众要在上帝的怀中实现自我的救赎恐怕丧于万一。莎翁在此透露出的心情是矛盾的,因为这个世界必须以上帝眼中的公义和俗世的正义作为运行的载体;然而世界转向的轨迹出现了分岔口,赫卡忒力量的存在永远打破了上帝的苦心经营,她不断获得像麦克白一样的信徒。因此,这两种价值走到了彼此对峙的临界点。莎翁在剧本的最后宣布了基督教的胜利,但是维持胜利的力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令人担忧,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有变成麦克白的可能。

这两种神学观念激烈对话的结果则是文艺复兴时代价值重组的滥觞。赫卡忒把持的混乱自然

世界和残酷动物世界对异教的神学力量作了令人恐惧的表征,而上帝的公义、和谐、秩序则从其反面象征着人类愿景的最高归向。因此,本剧有着对异教神学个人极端工具主义的批判和由此而产生的极端体验,也有着对上帝国所象征的理想世界的某种回归的呼吁,从而衍生出相互交织的痛苦对话。这无疑是莎翁所面临的两难的悲剧性处境,也是那个时代面临的两难的悲剧性处境。而这种处境的背后是对价值重组的现象描述和时代转向的潜在表达。这个不再是基督上帝统辖下的一神教能完全解决价值问题的世界,它有着赫卡忒所象征的异教神统彰显的极端价值实现的渴求,尽管它带着非理性和非人性。所以世界该何去何从的巨大疑问,在《麦克白》剧本所隐藏的两种神学对话中已经带上了莎翁及其时代的烙印。

参考文献:

- [1] 赖品超. 对话中的生态神学——神学论题导引[M]//王晓朝,杨熙楠. 生态与民族.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11.
- [2] 张竹明. 译者序[M]//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神谱. 张竹明,蒋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2.
- [3] 海伦·加德纳. 宗教与文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79.
- [4] 丹比. 两种自然[M]//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21-256.
- [5] 鲁刚. 世界神话辞典[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986.
- [6] 安·塞·布雷德利. 莎士比亚悲剧[M]. 张国强,朱涌协,周祖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20.
- [7] 莎士比亚. 麦克白[M]//莎士比亚全集:八.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8] Gill, Roma (ed.) Shakespeare. Macbet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11.
- [9] 莎士比亚. 李尔王[M]//莎士比亚全集:九.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10] 梅振铎. 文本能量叙事的消极体验——莎剧《李尔王》的生态诗学解读[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3).
- [11] 圣经[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3.

责任编辑:黄声波